

“这两天没看到你啊!”
“师傅你一星期没来了啊!”
“你三天没来接你老婆了啊!”
对我说这话的人分别是: 机关门卫、单位楼层的保洁阿姨和小区里的老大爷。他们的话让我感动。

机关门卫是个身材发福的汉子, 穿着制服站在电动门口, 我每天上班都跟他打招呼。那两天我到省城开会了, 门卫大哥竟然记着我没来上班, 真是有心人。

我每天早上, 单位楼层的保洁阿姨有时比我更早, 在开水间我们天天准时碰面, 她总是称我为“师傅”, “师傅早!” 她每天都是这样主动先开口问我: “早、早、早”, 我如是回应她。上周我随一个红色考察团外出一周, 阿姨竟然记着我呢。

小区里的老大爷是个大胖子(不好意思, 说他老人家是大胖子有些不文雅, 但他确实是胖, 肚子挺得很大), 我每天下班后总能在小区里的广场上遇到他。老大爷晚饭吃得早, 饭后在小区外围散步一圈, 然后走到广场, 坐在长椅上边吸烟边与人聊天。他老人家总是笑着对我说: “又等你老婆了啊!” 我嗯嗯地应着。

我与老大爷聊过, 知道他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 是炮兵。他跟我绘声绘色地讲过在战场上打美国佬飞机的事, 边讲边做手势, 似乎回到战火纷飞的当年。正因此, 我曾将自己编辑的一本有关老兵回忆往事的书送给了他, 老人家不断地说谢谢。老大爷是个热心人, 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会抬头看着小区门口, “那, 回来了!” 他抬了抬下巴, 示意我爱人进来了。上次我连续三天晚上有事, 没在家吃

饭, 也没来这里接爱人, 所以他问起了。他们都是些平凡的人, 他们的名字我一概不知, 当然, 他们也不会知道我的名字, 他们是我生活中的熟悉的陌生人, 但是, 我总是被他们挂念着, 我几天没到办公室, 我几天没下楼来接爱人, 他们都记着呢。

那天爱人回家对我说, 明天你下班后一定要到广场那等我, 给老人家看看, 不然老大爷还以为我们闹别扭呢。我唯唯应着。

我突然想起, 被人关注是一种幸福的事。虽然我们不是亲人, 更进一步说, 我们彼此的存在对对方而言, 也许没有一点利害关系, 但是, 他们能时不时地将我放在心上, 在固定的时间与地点会想起我, 会念及我可能遇到的一些事, 就凭这点, 就足以让我感动。

没有人不想被别人关注, 被别人关注了, 你就会成为对方生活的一部分。他

在该见到你的地方没有见到你, 这说明你的生活和工作出现了一些变化, 正常的或者非正常的变化。你出差开会了, 出门旅游了, 这是正常的变化, 你可以对他们说一说, 让他们放心, 也不枉他们对你的念叨。你生病住院了, 你家庭、婚姻发生变故了, 这是非正常的变化, 他们也许担心的就是这些呢。他们希望你工作顺利, 生活幸福, 愿意每天见到你, 就像见到他们日日可见的那棵迎风招展的快乐的树。

其实, 关注是相互的, 就比如那位老大爷, 若几天不见, 我也会生出许多猜想的人生。就是在相互牵挂中一路走来的。你若安好, 我便放心, 你说, 这岂不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边看边聊

被人关注是一种幸福

周二中

七夕会

竹器曾经是夏天的宠物。傍晚前, 弄堂水井边一片繁忙, 打来清凉井水冲走了地面的热气, 左邻右舍把竹榻搬了出来。躺在竹榻上, 摇摇蒲扇, 再嚼一根赤豆棒冰, 真是太惬意啦。我家没有竹榻, 铺一张竹席在离水井10米开外的地上纳凉。隔壁阿牛家养了一只“叫蛐蛐”, 小竹笼吊在窗下, 夏天不关窗, 清脆的鸣叫悦耳动听。前楼阿二会吹竹笛, 悠扬的笛声与蛐蛐叫声交织在一起, 像一首催眠曲。不肯早睡的小人们爱玩军棋, 家里搬出来的凳子清一色的是小竹凳, 四国大战打得昏天黑地。

竹器不只在夏天与生活有缘。大红灯笼、水果网篮、兔子灯等等, 无一不是以竹为材编织的。空竹拉起来发出“嗡嗡嗡嗡”的响声, 是弄堂里的美妙小曲。住在8号的阿五空竹拉得最好, 抖得花样百出, 很长时间都不会掉下来。

有人要和阿五比赛, 讲好输的话, 请客吃一碗5分钱的油渣汤。阿五赢了, 拖着我去飞虹路小摊头吃漂着葱花的油渣汤。

初秋, 弄堂路灯下, 斗蟋蟀的大幕拉开, 住在竹筒“宾馆”的蟋蟀爬出来, 在泥盆里张开小嘴露出利牙撕咬搏斗激烈。“战斗”结束, 又闻挑担人敲着竹筒, “笃、笃、笃”卖糖粥的声音传入耳中。几分钱一碗的糖粥闻起来真香甜, 可惜即使便宜, 母亲也舍不得买, 说自己烧的糖粥也灵咯。

冬天虽冷, 竹器温暖。一次过年前, 有人送给父亲一瓶竹酒。它不是竹叶青酒, 是竹乡人直接在竹子里酿制的酒。天然成酒, 其味也特。父亲喝了连声称好。冬天弄堂有一景, 太阳刚出, 晒衣裳的竹竿一字排开, 晒棉花被头的最多。邻家小因夜尿常尿床, 其父用一小片红纸写了儿行字, 当作所谓的“神符”贴在弄堂口的小便池墙上, 据说可以治小孩尿床。但不管用, 孩子照样尿床, 邻居把晒太阳的好位置让出来。竹竿情深是老弄堂的常态。

上海的竹器时代早已成为了过去式。那时弄堂是竹制品的“展览长廊”, 家里是收藏竹器的“陈列室”, 最普遍的要数竹编菜篮子。清晨出门去买菜, 满街是提篮的阿姨妈妈。我家曾经有过弄堂里最精致的一只竹篮头, 是浙江乡下当篾匠的小姑娘亲手编的, 篮头涂过清漆, 上面写着王的姓氏。还有一只小的竹篮头有破洞, 是到菜场排队用的。

老弄堂动迁, 雕刻精美的竹子茶叶筒、竹子雕刻匾等等工艺品自然不会丢掉, 都带着走了。那只王氏竹篮头是母亲要的。而一把竹椅, 我想要。因为母亲曾经深夜坐在上面为子女结过绒线衫和绒线手套, 它见证了一份母爱。长竹竿是用不着了。留下它是寄托一个梦, 希望它能重生, 在老地方变成一片小竹林, 呼唤竹器回到新时代, 带给我们大家一份别样的绿色惊喜。

雅玩



新书《爱夜光杯 爱上上海·2018》亮相上海书展啦!“夜光杯朋友圈”系列正在夜光杯微信公众号推出, 名家寄语、精彩朗诵等视频音频融为一体, 欢迎大家扫码关注互动。

上小学时的语文课上, 每当语文老师大嘴咧说“现在让我们树空一遍”, 我们便会一边伸出小手在空中比划, 一边咧着大嘴, “横, 横, 撇, 捺, 天, 天, 天安门的天”。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学里还叫不叫小学生“树空”, 我们当年这“树空”对于记忆字形、笔顺, 其功非小, 且不费笔墨纸张, 用今天的话说, 还完全绿色无污染。

只是有一点, 很多年我一直都没搞明白, 这“树空”为什么叫“树”空呢? 它跟树有什么关系呢? 直到上大学时读了《世说新语》后方才明白, “树空”原来是“书空”。“世说新语”“黜免”门: “殷中军被废, 在信安, 终日恒书空作字。扬州吏民寻义逐之, 窃视, 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此事《晋书·殷浩传》亦予采录, 文辞稍有出入。殷中军即殷浩, 东晋穆帝时曾任中军将军, 故称。他遭免官, 闲居无事, 常以手在空中划“咄咄怪事”四字。“书空”典出于此, 亦因此, 作为典故便常与失意、愤懑的情绪相联。清黄遵宪《浣怀人》诗: “袖中各有赠行诗, 向岛花红水碧时。只恨书空作唐字, 独无炼石补天词”; 晚近张中行有《畸梦》诗: “几夕清明月, 朝来动地风。斯言洒鹿马, 政令育鸡虫。投止千张位, 收诛亦孔融。嗒徐何所事? 伸指欲书空。”前者为戊戌变法失败后所作, 后者为以“笑中带泪”的诙谐之笔写“文革”, 皆愤懑之作也。

后亦有书家主“书空”为练字方法。清初宋曹《书法约言》曰: “无笔时, 亦可空手作握笔法书空, 演习久之既熟, 虽行卧皆可以意为之。”原宋氏之意, 似乎还是只认“书空”为手边无笔墨时不得已的替代。近代的史学家陈垣则谓此种练字法为“空拟”, 即有笔墨时亦不可或缺。他在与其第三子陈约讨论书法的家信中曰: “非百回看, 百回空拟, 百回摹不可。何谓空拟? 即用指来空写, 不用笔, 不用墨, 空写百余遍, 并多看其各个与全体之神气, 然后执笔试写之, 则仿佛有相似也。”

至于“书空”何时起进入语文课堂, 成为识字教学的一种手段, 则有待研究语文教育史的专家去考证了。

书空

丁辉



智慧快餐

郑辛遥

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懒脑终止了你的想象力。

在美国待过的朋友, 凡是看过几次医生的, 都少不了会有不胜其苦的体验。一周前, 我也感冒了, 在家里奄奄地养病了好几天, 最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决定拜访美国的医生, 那真是一次令人头大的就诊之旅, 印象深刻得挥之不去!

在美国, 公立医院并不多, 大多数人看病都得去私人诊所。这就导致很多问题:

第一, 私人诊所的数量和分布在各个地方不均匀, 所以很多人要跑老远的路看病。纽约算是最大的都市了吧, 可是要找一个离公司近的诊所通常要花不少力气。几年前我的小脚趾骨折, 可是发现我要坐地铁过八十几条大街才能到治疗骨折的专科医生那儿去, 真的是绝望啊。

第二, 即便你找到就近的诊所, 要找到一个理想的、一应俱全的诊所简

直就像登天一样难。一般来说, 初来美国没有经验的小病人们都会在网上看各种医生的点评, 就像国内在大众点评上看餐馆评分一样, 然后像买彩票碰运气一样一家家去试。有人问为什么要试那么多

家? 原因之一是美国很少有一站式服务的诊所, 因为私人诊所承担不起昂贵的设备费用, 所以你总是会为了各种诊疗测试而被支来支去。

第三, 看病预约又是一个大难题。通常一个电话打过去只能约到一周以后的时间, 有时甚至要一个月。想象一下, 要是真的得了什么大病, 预约隔了一周去个家庭医生, 医生告诉你去看个专科医生, 于是你又等了一个月才约上, 做完CT约回专科医生那儿具体讲检查结果, 可能又过了几周……这么一来, 好几个月就过去了, 要是小病, 可能自己就好了。真有什么大病, 那就只有天晓得了。

在美国看医生, 医生常常给你一种“草草了事”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我期望太高, 所以就给大家讲几个故事, 自己判断吧!

第一个故事是几年前我陪一位朋友去看个呼吸问题。医生问了各种让她觉得很莫名其妙的问题, 最后对她说: “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病了, 要不先吃点抗生素试试吧!” 朋友吃了一周的抗生素不见好转, 回去再问医生, 回答是: “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好转, 要不再换一种抗生素试试吧!”

第二个故事是几年前一位朋友滑雪摔到了头, 同事们惊恐万分地把他送去了 Urgent Care (就是在5点很多诊所关门后仍然开门的半急诊处), 医生建议他去 ER (24小时的急诊) 拍个CT。到了ER, 大家饥肠辘辘地等了一个多小时, 一位医生慢吞吞地跑进来,

老爹乃我爹。说老爹, 是因为他确实老了, 老得都不能确认自己的年龄。我们有时在他耳旁大声问他: “依今年几岁啦?” 老爹不自信地回答: “我有90岁了?” 其实老爹虚岁87岁, 实岁只有85。

前些年, 老爹喜欢怀揣敬老卡, 手提布袋里放一瓶凉白开和一些杂七杂八的抹布、纸片, 独自乘公交外出, 到处兜兜转转看看。老爹向往着外面的缤纷世界。

生命是一个不会逆行的过程。江河日下, 生命灯油的耗竭, 让老爹渐渐地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他患有不轻的阿尔茨海默症, 还有严重的糖尿病, 五官中除了口能吃得很有感觉外, 老爹面对的近乎是一个无声无嗅视觉模糊的世界。家里的孙子走过他坐着的桌旁, 老爹问那人是谁? 唉, 我亲爱的老爹, 您叫儿怎能不伤悲!

就是这样的老爹, 纵然视物模糊不清, 步履迟缓摇晃, 可依旧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为了安全, 我们不让老爹独自外出, 他就抱怨整天关在家里做人没意思, 吵着要出去, 可失智失能的老爹现在都已打不开被我妈妈锁上了的房门!

我去父母家时, 时常搀牵着老爹在家附近的小区外散步, 尤其是在风和日丽的天气, 父与子雀巢然犹若放飞的小鸟。小区超市的货架上整整齐齐堆满琳琅满目的货品, 老爹的脸凑在货架旁, 朦朦胧胧地一个一个看过去。老爹要看今日的世界, 老爹想知道日常的生活。看到酱菜货架上的瓶装腐乳, 老爹嚷着要买, 说是我妈妈手术后每天喜欢用腐乳佐粥。耳聋眼花、失智失能, 老爹心里还有爱的光明引领。

老爹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老爹也想尝尝心中的口福。不光是汤圆、小馄饨、小笼包、牛肉粉丝汤等日常小点心, 看着超市冷饮柜里花花绿绿的各式冷饮, 老爹的脸几乎贴在了冷冻玻璃柜上, 用他迷蒙的双眼细细地看过去又看过来。终于, 他看到了他的光明, 老爹点了“光明牌冰砖”。虽然, 这不是糖尿病患者合适的食品, 但面对已搞不清自己年龄, 不知道今夕何夕的老爹, 我没有拂逆老爹的欲念。

光明, 是失智失能的老爹尚存的美好而永不置疑的绵绵记忆。

手捧方方正正、洁白如雪的“光明”, 老爹在路边尽情地嚼。老爹满嘴是香甜的白白凉凉, 我满心是温馨的红红暖意。我让老爹坐在花坛边沿上慢慢吃, 融化的冰糖水不时滴淌着……不雅的吃相, 失智的老爹不在意。

终于吃完冰砖。老爹站起身, 抹抹嘴擦擦手, 又把湿腻腻、趟趟油的冰砖纸盒与纸巾折叠卷捏在手里对我说: 这东西不能丢地上给环卫工人添麻烦。老爹要找垃圾箱。

时常在路上看到有丢弃的塑料或纸质的瓶罐、纸片、杂物, 还有斑斑堆堆的狗屎, 老爹的话让我好生感慨……失智失能的老爹, 没有失德; 他虽不能清晰地看世界, 但老爹的心依然有光明!

竟然问他: “你想拍CT吗?” 他真是哭笑不得: 我没事儿不好好吃顿晚饭, 自己跑来ER, 付个几百块钱, 结果还要我自己决定我是不是值得拍CT? 但他还是好声好气地说: “是之前的医生建议我来拍一个, 您这位专家意见如何?” 医生手一挥: “得, 你想拍就拍吧!”

CT拍完, 最好的部分来了! 他回到病房, 又等了半个多小时, 医生慢悠悠地跑进来说: “CT没问题, 不要担心, 你不会死! 在这份报告上签个名, 你就可以回家了!” 这个例也算是让人放心了, 可是当看到报告上写着大大的“hand injury (手部受伤)”时, 他突然整个人都要不好了。耐着性子问医生: “我这来看的是head injury (头部受伤), 怎么成了手部了呢? 还有, 我能看看自己的CT片子吗?” 医生若无其事地说: “哟, 这个估计是拼写错了。不过, 你这都能发现, 看来你的头和脑子是真的没什么问题! CT片子我看过了, 你不相信我吗?” 当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 再不吃飯是真的要饿死了, 只得作罢, 签名走人。

美国的医院诊所不直接提供售药领药服务, 所有药品都是要在超市的药剂柜台买。这从一方面防止了医生拿药品回扣的问题, 但又导致不少新的问题: 对于很多初来乍到的朋友来说, 在哪里取药是个大问题。比如这次我看完病, 医生给我一张方子, 说过15-20分钟就会进入系统, 过了两小时, 我去药房, 没有任何记录。我说: “我的医生说两个小时前就输入系统了。”抓药的姐姐姐姐重心地和我说: “但是他们是医生啊……他们常常突然变得忙了, 或者忘记了……”一直等到傍晚, 收到一条手机提醒说我的药方终于被送去了, 可是定睛一看, 居然送错了! 送去了另一个离我很远的药房! 我赶在医生关门收摊前打电话去, 要求送回正确的。谢天谢地, 最后好歹还是吃上了药……

综上所述, 在美国, 保命最经济最方便的办法就是——自我好好修炼医药常识+家里常备各类基本药品及抗生素(反正看了医生也是叫你试试各种各样的抗生素), 能不找医生, 就别“麻烦”他们了!

光明老爹

周云海

